

主 編 卞 甫

副 主 編 陳玉宇

明代基本史料叢刊·文集卷
(第一輯)

「洪武、建文朝」

九

綫裝書局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三

後學麗水何鏗編校

郁離子

枸櫞

梁王嗜果使使者求諸吳吳人予之橘王食之美他日又求焉予之柑王食之尤美則意其猶有美者未予也甚使者聘于吳而密訪焉禦兒之鄙人有植枸櫞于庭者其實大如瓜使者見而愕之曰美哉煌煌乎柑不如矣求之弗予歸言于梁王梁王曰吾固知吳人之靳也命使者以幣請之朝而進之薦而後嘗之未畢一瓣王舌縮而不能嚥齒柔而不能咀

歸鼻頤頰以讓使者使者以誚吳人吳人曰吾國果之美者
橘與枳也既皆以應王求無以尚矣而王之求弗置使者又
不詢而觀諸其外美宜乎所得之不稱所求也夫木產于土
有土斯有木於是乎果實生焉果之所產不惟吳王不徧索
而獨求之吳吾恐枸櫞之日至而終無適王口者也

公儀子為政於魏魏人淳于僑以才智自薦公儀子試而知
其弗任也退之淳于僑之西河西河守使人道而入諸趙趙
人以為將西河守謂公儀子曰是必疚趙矣趙疚魏國之利
也公儀子愀然不悅曰如大夫言是魏國之耻也昔者由余
戎人也由余入秦秦穆公用之由余賢秦人不敢輕戎吾懼

趙人之由是輕魏也

泗水之濱多美石孟嘗君為薛公使使者求之以幣泗濱之人問曰君用是奚為執使者對曰吾君封于薛將崇宗廟之祀製雅樂焉微君之石無以為之磬使隸人敬請于下執事惟君圖之泗濱人大喜告于其父老齋戒肅使者以車十乘致石于孟嘗君孟嘗君館泗濱人而置石于外朝他日下宮之礪闕孟嘗君命以其石為之泗濱人辭諸孟嘗君曰下邑之石天生而地成之昔者禹平水土命后夔取而薦之郊廟以諧八音衆聲依之任土作貢定為方物要之明神不敢棄也君命使者來求于下邑曰以崇宗廟之祀下邑之人畏君之

威不敢不供齋戒肅使者致于君君以置諸外朝未有定命不敢以請今聞諸館人曰將以為下宮之碣臣實不敢聞弗謝而走諸侯之客聞之皆去於是秦與楚合謀伐齊孟嘗君大恐命駕趣謝客親御泗濱人迎石登諸廟以為磬諸侯之客聞之皆來秦楚之兵亦解君子曰國君之舉不可以不慎也如是哉孟嘗君失信于一石天下之人疾之而况得罪于賢士哉雖然孟嘗君亦能補過者也齊國復疆不亦宜乎越王使其大夫子餘造舟舟成有賈人求掌為工子餘弗用賈人去之吳因王孫率以見吳王且言越大夫之不能用人也他日王孫率與之觀于江颶作江中之舟擾則收指以示

王孫率曰某且覆某不覆無不如其言王孫率大奇之舉于
吳王以為舟正越人聞之尤子餘子餘曰吾非不知也吾嘗
與之處矣是好夸而謂越國之人無已若者吾聞好夸者恒
是已以來多謏謂人莫若已者必精于察人而闇自察也今
吳用之憤其事者必是夫矣越人未之信未幾吳伐楚王使
操餘皇浮五湖而出三江迫于扶胥之口沒焉越人乃服子
餘之明且曰使斯人弗試而死則大夫受遺才之謗雖咎繇
不能直之矣

越人寇不韋避兵而走剡貧無以治舍徘徊于天姥之下得
大木而麻焉安一夕將斧其根以為薪其妻止之曰吾無廬

而託是以庇身也自吾之止於是也驕陽赫而不吾灼寒露
零而不吾淒飄風揚而不吾凜雷雨晦冥而不吾震撼誰之
力耶吾當保之如赤子仰之如慈母愛之如身體循懼其不
蕃且殖也而况敢毀傷之乎吾聞之水泉縮而潛魚驚霜鍾
鳴而巢鳥悲畏夫川之竭林之落也魚鳥且然而况於人乎
郁離子聞之曰哀哉是夫也而其知不如一婦人也嗚呼豈
獨不如一婦人哉則亦鳥魚之不若矣

東甌之人謂火為虎其稱火與虎無別也其國無陶冶而覆
屋以茅故多火災國人咸苦之海隅之賈人適晉聞晉國有
馮婦善搏虎馮婦所在則其邑無虎歸以語東甌君東甌君

大喜以馬十駟王二穀文錦十純命賈人為行人求馮婦於
晉馮婦至東甌君命駕虛左迎之于國門外共載而入館于
國中為上客明日市有火國人奔告馮婦馮婦攘臂從國人
出求虎弗得火迫于宮肆國人擁馮婦以趨火灼而死於是
賈人以妄得罪而馮婦死弗寤

燕文公之路馬死或告之曰卑耳氏之馬良請求之辭曰野
馬也不足以充君駟公使疆之逃蘇代之徒欲以其馬售公
弗取巫閭大夫入言曰君求馬將以駕乘輿也何必近舍其
所欲售而遠取其不欲售者乎公曰吾惡夫自銜者對曰昔
中行伯求婦于齊高鮑氏皆許之謀諸叔向叔向曰娶婦所

以承宗桃奉祭祀不可苟也惟其賢而已今君之求馬亦惟其良而已可也昔者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堯弗彊也而卒得舜寧戚飯牛以自售于齊桓公桓公用之而卒得管仲使堯不聽許由何以得舜桓公不用寧子何以得管仲君何固焉

晉獻公滅虞寘其俘于下陽使士蔿監焉其大夫多逃士蔿弗禁公聞之怒召士蔿讓之士蔿對曰君以是為可以充吾國之用也夫夫彼虞公之臣也皆嘗任虞公之事矣食虞公之祿而立虞公之朝聞虞公之政虞亡不能救虞公執而身隨之君將焉用是為哉公曰吾懼其鄰國之之也士蔿笑曰

若是則臣滋惑矣公曰何哉士蔦曰往歲臣之里有厲卜之
曰叢為崇於是集里之老幼召巫覡具舟車奉牲幣羞桃茹
男女以班舉叢而寘諸衢東里之人利其器物而收之因得
厲焉死者且過半故廢社之土不可以塗宮室棄出之婦不
可以主中饋鬼神之所遺也今虞之賢臣曰宮之奇百里奚
而已矣宮之奇先虞公之亡而以其族去百里奚與於俘則
君既入之秦矣其他奚取焉而必欲置之曰無使適鄰國君
實欲善鄰則曰愛厥苗無遺莠可也今君坐不安食不甘繕
甲兵以睨四封無歲不征豈有他哉求吾欲也敵釁未生無
所用謀如其弗欲猶將納之矧自往焉如其用諸適吾願也

君何怒爲公曰善

郁離子曰鳥獸之與人非類也人能擾而馴之人亦何所不可爲哉鳥獸以山藪爲家而豢養于樊籠之中非其情也而卒能馴之者使之得其所嗜好而無違也今有養鳥獸而不能使之馴則不食之以其心之所欲處之以其性之所安而加矯迫焉則有死耳鳥乎其能馴之也人與人為同類其情爲易通非若鳥獸之無知也而欲奪其所好遺之以其所不好絕其所欲彊之以其所不欲迫之而使從其果心悅而誠服耶其亦有所顧畏而不得已耶若曰非心悅誠服而不得不已乃欲使之治吾國徇吾事則堯舜亦不能矣

孫子自梁之齊田忌郊迎之而師事焉飲食必親啓寢興必親問孫子所喜田忌亦喜之孫子所不欲田忌亦不欲也鄒與謂孫子曰子知蚩蚩駑虛之與蟹乎蚩蚩駑虛負蟹以走為其能齧甘草以食已也非憂其將為人獲而負之也今子為蟹而田子蚩蚩駑虛也子其識之孫子曰諾

或問致人之道郁離子曰道致賢食致民淵致魚藪致獸林致鳥臭致蠅利致賈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至而患其有所不安能致而不能安不如不致之亡傷也粵人有學致鬼者三年得其術於是壇其室之北隅以集鬼鬼至而多無以食則相帥

以為妖聲聞于外一夕其人死而焚其室鄰里莫不笑

韓垣之齊以策于齊王王不用韓垣怒出誹言王聞而拘諸司寇將殺之田無吾見王以語之田無吾曰臣聞嫫母學擾象而工比之義渠以擾象之術干義渠君義渠君不答退而誹諸館館人曰非吾君之不聽子也顧無所得象也嫫母赧而歸醫胡之魏見魏太子之神馳而氣不屬也謂之曰太子病矣不疾治且不可救太子怒以為謗已也使人刺醫胡醫胡死魏太子亦病以死夫以策干人不合而怨者非也人有言不察患而讐之亦非也臣聞之江海不與坎井爭其清雷霆不與蛙蚓鬪其聲礚礚之夫何足殺哉王乃釋韓垣

楚王問於陳軫曰寡人之待士也盡心矣而四方之賢者不
貶寡人何也陳子曰臣少嘗游燕假館于燕市左右皆列肆
惟東家甲焉帳卧起居飲食器用無不備有而客之之者日
不過一二或終日無一焉問其故則家有猛狗聞人聲而出
噬非有左右之先容則莫敢躡其庭今王之門無亦有噬狗
乎此士所以艱其來也

秦楚交惡楚左尹卻惡奔秦極言楚國之非秦王喜欲以為
五大夫陳軫曰臣之里有出妻而再嫁者日與其後夫言前
夫之非意甚相得也一日又失愛于其後夫而嫁于郭南之
寓人又言其後夫如昔者其人為其後夫言之後夫笑曰是

所以語子者猶前日之語我也今左尹自楚來而極言楚國之非若他日又得罪于王而之他國則將移其所以訾楚者訾王矣秦王由是不用郤惡

杞離謂熊螫父曰子亦知有烏蜂乎黃蜂殫其力以為蜜烏蜂不能為蜜而惟食蜜故將瑾戶其王使視蓄而計課必盡逐其烏蜂其不去者衆噤而殺之今居于朝者無小大無不眡手瘵足以任王事皆有益于楚國者也而子獨邀以食先星而卧見日而未起是無益于楚國者也旦夕且計課吾憂子之為烏蜂也能螫父曰子不觀夫人之面乎目與鼻口皆日用之急獨眉無所事若可去也然人皆有眉而子獨無眉

其可觀乎以楚國之大而不能容一邀以食之士吾恐其為
無眉之人以貽觀者笑也楚王聞之益厚待熊蟄父

漢八年高皇帝崩呂太后臨朝聽政大臣患匈奴之強將與
為和親議使者太后惡宦者中行說欲去之故使往焉欒布
諫曰陛下之所以使中行說者不過以匈奴驕恣必不能善
待漢使或留之則非我所惜從而棄之耳臣獨以為不便夫
使所以達主命釋仇講好決疑解紛卑不可以屈國體高不
可以激敵志察變應機以制事權國之榮辱已之休戚非素
所愛信而知其忠且亮者不可遣也今中行說刑臣也名不
齒於國士又陛下之所素惡夫素惡於君則不重其君名不